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Xue sheng bi du zhong wai jing pin bao 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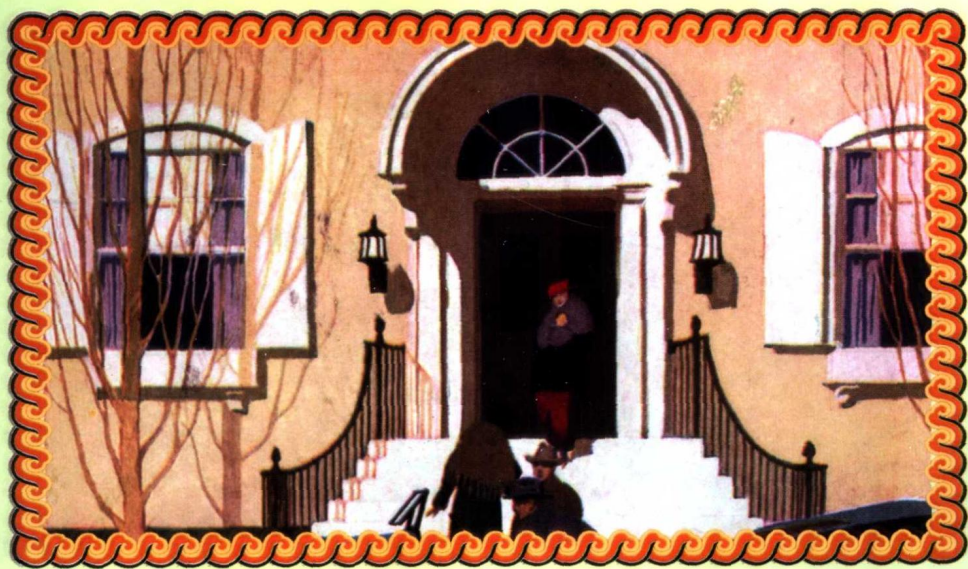
童年·我的大学

高尔基 原著

Tong nian



Wo de da xue



Tong nian

Wo de da xue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童年·我的大学

高尔基著 曹译



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童年·我的大学

张维 绘图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我的大学/赵强,王丰主编. -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8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ISBN 7-225-02341-1

I. 童... II. ①赵...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9800号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赵强 王丰 主编

金作祥 责任编辑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总编室)
发行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北京金马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50印张
字数:3750千字
印次:2003年8月第1版
印数:1-5000
书号:ISBN 7-225-02341-1/G·951
全套定价:19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厂联系)

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教育部制订的最新《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九年义务教育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课程标准》所指定。

全套丛书共十二册，它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又可以满足不同读者朋友的需求而单独成册。《唐诗三百首》、《中华成语故事》、《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带你走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神圣殿堂；《童年·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滨逊漂流记》则让你感受外国传世名著那独特的魅力；《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带给你奇幻瑰丽的色彩，还你一个心灵的栖息殿堂；《脑筋急转弯大全》、《谚语大全》、《歇后语大全》、《名人名言录》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开启心智，大有帮助。总之，本套丛书尽可能地满足广大学生朋友在各个领域的阅读需求，着眼于学生语文整体水平的提高。

如果这套丛书能帮助同学们轻松、快乐地学习语文知识，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在思想精神上有所升华，我们则不胜欣慰。

丛书编辑组

目 录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童 年

- | | | |
|------|---------------|-----|
| 第一章 | 苦难之始 | 2 |
| 第二章 | 残酷的童话 | 16 |
| 第三章 | 好友茨冈 | 33 |
| 第四章 | 姥姥的熏陶 | 59 |
| 第五章 | 老人旧事 | 78 |
| 第六章 | 不肖之子 | 95 |
| 第七章 | 沉重的趣事 | 106 |
| 第八章 | 怪友“好事儿” | 122 |
| 第九章 | 彼得与邻家少年 | 143 |
| 第十章 | 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 ... | 160 |
| 第十一章 | 了解爸爸 | 181 |
| 第十二章 | 母亲再嫁 | 193 |

第十三章 谋生	206
---------------	-----

我的大学

第一章 喀山大学梦	218
第二章 芸芸众生	233
第三章 安德烈和他的藏书店 ...	246
第四章 各有追求	256
第五章 面包和爱情	272
第六章 警察和朋友	284
第七章 叛逆者	297
第八章 命运	308
第九章 枯木逢春	321
第十章 田园趣事	334
第十一章 乡村的无奈	348
第十二章 社会大学	361
第十三章 天灾人祸	377
第十四章 远航	389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童年





第一章 苦难之始

在一个昏暗狭窄的房子里，爸爸四肢无力地瘫在地板上，一身白惨惨的衣服让人看了心里直发凉。他那张曾经和善的面孔现在更是可怕，双眼紧闭，似乎是被魔鬼剃走了眼珠子，死灰死灰的脸庞已变了形，嘴巴歪斜着，牙龇了出来。

爸爸快不行了。

妈妈拿过那把破旧的小梳子——我常用它刮西瓜皮——给爸爸梳理零乱的头发。她跪在爸爸身边，满脸是泪，两眼红肿，嘴里发出低低的哭嚎。

姥姥也哭成了泪人，她用颤抖的手一边不停地抚摸着，一边把我推到爸爸跟前。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心里特别害怕，我当时甚至都不敢把手伸给那就要离世的爸爸。

姥姥哽哽咽咽地对我说：

“再见最后一面吧，亲爱的孩子，你爸这就走了，永远走了，他还这么年轻……”

说实话，我一向都听姥姥的话，她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可信非常可爱的。可这一次……，犹豫之间，一件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一次，我病了，病得特别厉害，爸爸没白日没黑夜地守着我。可后来，姥姥就替换了爸爸。

我十分奇怪地问她：

“你从哪儿来？”“我从尼日尼来，坐着船，对了，水上是不能走人的，知道吗？”她认真地说着。



我听了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见过的人也不算少了，我家楼上住有波斯人，他们长着大胡子；楼下是倒羊皮的商贩，他叫卡尔麦克，是个老头儿。我经常去他们那里玩，不过，他们也好像没有坐过船，因为从没跟我说起过水上的事情。

姥姥平时总叫我小家伙。我也总是问她：

“什么是小家伙？”

她便一本正经地回答：

“小家伙——就是爱问这问那的孩子。”随后，她便忍不住地笑个不停。

就这样，姥姥成了我最最喜欢的人。我心里总是默默地盼着她能带我远走高飞，永远离开这个苦难的家……

而今天我突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单就妈妈的哭来说就非同寻常。她平日里总是利利落落、默默不语的，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处理得妥妥当当。可今天却一反常态，头发零乱，衣着不整，身子佝偻着，再没有往日的精神了。

妈妈只顾给爸爸梳头，泪水簌簌而下。

我站在妈妈身后，下意识地等待着她看我一眼，可妈妈根本就顾不上我。

门外有些看热闹的，七嘴八舌地发出同情的感叹。

警察来了，高声催促道：

“甭哭了，料理后事吧！”

就在这时，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挂在窗子上的黑披肩飘了起来，伴着一种颤抖的声响。我一下子就记起了那次跟爸爸去划船的经历。

那是一次特别有趣的活动，可正当我们玩得十分高兴的时候，天上响了一声惊雷——咔嚓——把我吓得大叫起来。爸爸



却被逗乐了，他亲热地用大腿夹住我，愉快地安慰我：

“儿子，甭怕，有爸在！”

我从内心感到一种温暖一种力量——是的，那是父亲的温暖、父亲的力量……而如今父亲就要没了……

妈妈放下梳子，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是因为过度悲伤，她没站稳，一下子又倒在了地板上。

只见她头发杂乱、脸色黑青、双眼紧闭，仿若死人一般。然而，她的嘴角动了动：

“阿列克塞！出去，关上门。”

姥姥也冲着门外喊：

“走开吧，看在基督的份上，快点儿！她不是闹病，是生孩子……”

我知趣地躲到摆在墙角的衣箱后面。

妈妈高一声低一声地哼着，好像是特别疼，在地上滚来滚去。姥姥紧紧地护着妈妈，尽管有点忙乱，但看上去也有点欢喜，她不住地念叨：

“圣母保佑，圣母保佑！我的好闺女，挺住啊，瓦留莎，挺住！”

我哪里见过这般情景！祈祷与呻吟、期待与痛苦、死亡与出生偏偏就碰到了一起。一边是就要咽气的爸爸，一边却又是马上就生产的妈妈。窄窄的屋子里充满了不尽的哀愁与可怕，对我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那种感受真是无法形容。

妈妈和姥姥在地上又滚又爬，爸爸却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们，他两眼大睁着，脸上还挂着一种无以言表的笑容……

我几乎要怕死了。

天啊！

忽的，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黑暗。



“哦——又是个儿子！我的上帝。”姥姥的话语里充满了胜利般的喜悦。

接下来，屋子里点起了蜡烛，仿佛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不过我已经困乏得不行了，倒头就睡着了。

爸爸的棺材被安放到墓穴里，我和大人们都站在坟地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紧紧地笼罩着这个不大的土丘。

雨不停地下着，不一会，坟坑里就灌满了水。不知从哪儿跳过来几只青蛙，偏偏落在了棺盖上。

姥姥搂着我默不作声，她的头巾已经哭湿了。

警察有点儿不耐烦了：

“快点儿埋吧，别磨蹭了！”

那两个雇来的帮工赶紧抄起铁锹挖土，一锹一锹的黄土伴着雨水落在棺材上，噗，噗——那种声响暗含着凄苦与痛楚。

青蛙们受了惊，拼命往上跳，可跳来跳去还是跳不出来。

“阿列克塞，咱们走吧。”姥姥拉着我的手，使劲拽我。然而，我不想走，我想亲眼看着他们把坟埋好。

“怎么这样呢？我的上帝呀！”姥姥不住地埋怨着，既像说给上帝，又像说给我。

雨渐渐地小了，天空似乎要开晴了，风从背后刮了过来。

那两个帮工低着头沉默地干着活，铁锹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坟终于堆好了。

我们只好离开坟地了。姥姥牵着我的手，我们快步往前走，把那些黑色的十字架甩在了身后。

“孩子，想哭就哭，别憋在心里。”姥姥劝慰我。

“我才不哭呢！”我很直率地回答。



童年、我的大学

“喔——不哭，不哭也好。”

我从小就不爱哭，不管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还是被打了被骂了，轻易不掉泪。当然，有时候受了挺大的委屈，也悄悄地哭鼻子，可每每总要被爸爸笑话——他会刮着脸腮羞我；而妈妈则拉下脸来骂我：哭什么哭？男子汉，动不动就哭还行？要坚强！

姥姥领着我上了一辆马车，马车不大，也很破旧。从车上望过去，宽宽的街道又脏又乱，两旁的红砖房神秘莫测。这时，我突然又记起被埋在坟里的那些青蛙：

“姥姥，它们还能出来吗？”

“不能了，不过，上帝准会帮助它们的。”

姥姥总是这么相信上帝，每当她说到上帝时，她的口气就十分坚定——这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爸爸妈妈就不爱提到上帝。

埋葬了爸爸之后，我们就搬走了。

姥姥、妈妈和我坐上了一艘轮船——是的，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三口儿相依为命了——刚刚出生的小弟弟死了，他的尸体被白布红带包裹着。看着他，我说不清是可怜还是庆幸。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也许活着还真不如死掉……

我的屁股底下垫了一个大包袱，所以我得以望见舷窗之外的情景。

灰暗的水面不停地流动着，浑浊的浪花纷至沓来，许多泡沫堆集在船边……正当我聚精会神地望着外面的时候，一大束浪头劈头盖脸地砸到了舷窗上，哗——啪——吓得我直眨眼，立马就跳了下来。

“嗨，别怕，别怕，孩子，没事儿。”

姥姥一边哄我一边又把我抱到包袱上。我鼓起勇气重新观



看水面上的浪花。

灰蒙蒙的雾缭绕不散，如同神奇的魔鬼，你进它退，你退它进，跟你玩着一种心怀叵测的游戏。远处的陆地早已模糊不清了，即使你的眼力再好，也只能是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儿在左右飘移。

船身在一个劲地颤动，我们也都跟着颤动。只有妈妈稳稳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她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就像病了一样。自从爸爸和弟弟死了之后，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呆站着出神，从不和别人搭话。

姥姥则反反复复地劝她：“瓦莉娅，你多少得吃点儿，身体要紧，想开些。”

可妈妈依然是不吃不喝不说话。

姥姥有点儿急了，说话的声调也高了：

“怎么就不听人劝呢？”不过，她的表情倒是怯怯的，似乎是怕妈妈恼了。

其实，姥姥是个非常和蔼的老人，她平时说话总是细声慢语的，特别是对我，那真是耐心至极、无微不至。

沉默了老半天的妈妈突然就直着嗓子问：

“萨拉多夫？就那个水手？！”

我们一下子都愣了，谁也没有反应过来。她在找谁？

就在这个当口，进来一个老者，他身穿蓝色的衣服，满头白发，手里提了一只不大的木盒子。

当姥姥把小弟弟的尸体放进这个木盒子时，我才恍然大悟。

就这样，姥姥深情地抱起木盒子，一步一步地朝舱门走去。由于姥姥太胖，再加上她还抱了东西，所以她几乎出不了舱门了。

妈妈生气地跨上前去：



童年、我的大学

“妈，给我吧！”随后，她一伸手就抱过了那个装着弟弟的木盒子。

妈妈和姥姥前后脚出去了。船舱里只有我和那个蓝衣服的老者了。他见我一个劲地打量他，便跟我搭话：

“哦——小家伙，死的是你弟弟吧？”

“你是干什么的？”

“水手。”

“那萨拉多夫是谁？”

“哦，萨拉多夫是个城市。瞧，能看见了。”他朝窗外指了指。

我赶紧转过头来。果不其然，浓雾中出现了一片黑影子，就好像一块熏黑了的大面包。

“我姥姥她们去哪儿了？”

“去埋你弟弟了。”

“是埋在水里，还是埋在土里？”

“当然得埋在土里呀。”

我便跟他说起埋我爸爸时的那两只青蛙，他听了就抱起我来，不停地亲我：

“喔，孩子，等你大了就明白这一切了；别再心疼那些青蛙了，还是多心疼心疼你妈妈吧，她呀，瘦得都脱了人形了……”

呜——呜——

船上的汽笛响了，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老水手放下我，一边朝外跑一边自言自语：

“不早了，不早了。”

我好生奇怪，也就跟他往外跑。

过道里很昏暗，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只有那楼梯扶手上的铜片闪出寒光，我的心里顿时就紧张起来。

到了上边，我才看见了下船的人们，他们都大包小包的，行



色匆匆。于是，我也赶紧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当我走过甲板就要往踏板上迈时，有人高声盘问：

“嘿！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很多的人围上来了，好像遇到怪物一样端详起我来了，有的还伸出手摸我的头拍我的肩膀。我有点儿发窘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那个老水手跑了过来，他伸手把我抱在怀里，并向周围的人解释：

“这是个苦命的孩子，从阿斯特拉罕过来……”

之后，他就把我抱回船舱，而且把我高高地放到行李垛上，生怕我再跑了似的。他黑着脸说：

“要是再乱跑，我就打折你的小腿儿！”

我只好从命了。

等舱顶上的脚步声、嘈杂声都消失了之后。我发觉船身也不再颤动了，舷窗之外是一堵黑乎乎、湿漉漉的石头墙，看上去怪可怕的。

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便气喘嘘嘘地爬下行李垛，蹑手蹑脚地去开舱门。可是，那粗大结实的铜把手纹丝不动。

我真的急了，抓过牛奶瓶子就朝着门把手砸。哗啦——瓶子当下就碎了，粘乎乎的牛奶顺着我的胳膊流到腿上，又从腿上流进靴子，然而，那门仍是打不开。我无可奈何地趴在行李上，心里又恼又急，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默默地哭着，也不知道哭到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轮船又在行驶之中了。对着明亮的舷窗，姥姥正在梳头。她的双眉紧锁，脸色十分难看，好像在发愁。



童年、我的大学

我悄悄地端详着姥姥。她的头发又多又长，从肩膀一直耷拉到膝盖，每梳一次，她都得先用一只手把那绺头发挽起来，然后再用另一只手拿着小木梳由上往下地梳。

我禁不住又问姥姥头发为什么这么长。她仍是很耐心很温和地告诉我：

“咳，因为上帝要给我罪受；看看，多受罪！梳一次头发能累死人！要是少点儿、短点儿该多好呀。唉，年轻的时候，头发多是好，那是宝贝！少年爱发嘛。可现在，它真成了我的累赘了……哎，孩子，你再睡会儿吧，天儿还早着呢，这不，太阳才出来。”

“不，我不睡了”

“不睡就不睡吧，起来也好。”姥姥一边答应着一边编她的发辫，同时又端详了一会儿仍熟睡在沙发上的妈妈。

“我正要问你呢，你昨天为什么把牛奶瓶打碎了？哎，小点儿声。”她的口气非常和顺，两只黑色的眼睛也闪烁出信任的光芒，仿佛是在对好朋友谈心，而决不是在审问坏孩子。

我亲爱的、我敬爱的姥姥就是这么一个善解人意、和蔼可亲的老人。我永生不会忘怀她那温和的脸，她那闪着快乐的光芒的笑容，她那面对生活的勇气以及她那无私而又博大的爱。

是的，姥姥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四十年后，我依然能清楚地记起姥姥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她老人家陪着我们母子乘船去尼日尼的情景，至今还让我历历在目。是啊，那几天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多么快乐的日子呀！

姥姥几乎天天领我到甲板上玩，我们一同端详伏尔加河的流水，我们一同观看两岸的浓浓秋色，我们一同仰望秋高气爽、空明澄澈的天宇……